

《敦煌变文》用韵考

周大璞

变文是唐五代民间流行的一种说唱文学。当时说唱文学随着商业经济的发达和城市的繁荣，也有了很大的发展。通都大邑，特别是京城长安的寺院里都设有说唱的场所。说唱的形式多种多样，有所谓“讲经”、“论议”、“转变”、“说话”等等。“转变”即说唱奇异故事的意思，“变文”就是“转变”的底本^①，也省称为“变”，如《汉将王陵变》、《舜子变》。

宋代以后，在“变文”、“说话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“话本”、“词话”等文艺形式日益完善和丰富多采，变文逐渐丧失了现场演出的意义，加以封建统治阶级的歧视^②，这种风行一时的文学作品绝大部分没有流传于世。直到清光绪二十五年(1899年)，才从甘肃敦煌藏经石室中发现，于是重新放出异彩，成为一种重要的历史文献。一九五六年，向达、王重民等同志收集抄录一百八十七个写本，校定成七十八种，汇为一编，共分八卷，叫做《敦煌变文集》，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就目前来说，可以算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本子了。

变文的重新发现，不仅对研究唐五代文学有重大的意义，对研究唐五代的汉语也是一样。由于它用的是当时的口语或接近口语的文学语言，我们可以从其中得到许多有关唐五代汉语语音、词汇、语法以及汉字演变的极有价值的资料，借以窥见当时汉语的庐山真面，探索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。几十年来，已经有不少人这样做了。我现在只就敦煌变文的用韵来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。

一

变文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。就它的名称来说，有的就叫“变文”，或省称为“变”。有的叫“讲经文”，有的叫“押座文”，有的叫“缘起”或“缘”，有的叫“话本”或“话”；另外还有“传”、“记”、“论”、“书”、“赋”、“文”、“词”、“咏”等名目。就它的文体来说，有的有说有唱，如《伍子胥变文》、《汉将王陵变》，有的有唱无说，如《捉季布传文》、《八相押座文》，有的有说无唱，如《韩擒虎话本》、《唐太宗入冥记》。

唱的部分，一般都押韵，但也有不押韵的，如《维摩诘经讲经文》有这样一段不押韵的唱词：

[吟]魔王队仗利(离)天宫，欲恼圣人来下界。广设香花申供养，更将音乐及弦歌。

清冷空界韵嘈嘈，影乱云中声响亮。胡乱莫能相比并，龟慈不易对量他。

遥遥乐引出魔宫，隐隐排于霄汉内。香燕烟飞和瑞气，花擎缭绕动祥云。

琵琶弦上弄春莺，箫笛管中鸣锦凤。扬鼓杖头敲碎玉，秦箏丝上落珠珍。

各装美貌逞逶迤，尽出玉颜夸艳态。个个尽如花乱发，人人皆似月娥飞。

从天降下闭乾坤，出彼宫中遮宇宙。乍见人人魂胆碎，初观个个尽心惊。

[621—622]

象这样的唱词还有不少。

说白的部分，一般不押韵，但也有押韵的。就拿《敦煌变文集》第一篇《伍子胥变文》来说，其中就有许多用韵的说白。这里随便举两个例子：

(1) 与子娶妇，自纳为妃，共子争妻，可不惭于天地！此乃混沌法律，颠倒礼仪。〔2〕

(2) 子胥哭已了，更复前行。风尘惨面，蓬尘映天，精神暴乱，忽至深川。水泉无底，岸阔无边。登山入谷，绕涧寻源。龙蛇塞路，拔剑荡前。虎狼满道，遂即张弦。饿乃芦中餐草，渴即岩下流泉。丈夫为仇发愤，将死由如睡眠。〔7〕

其他篇中也或多或少地有一些用韵的说白，特别是《舜子变》，本是有说无唱的散文，可是其中大半都是韵语，而且差不多是一韵到底（都押支微韵）。又如《茶酒论》、《韩朋赋》和两篇《燕子赋》，也都是有说无唱，却也通篇用韵。

至于说白中引用诗句的也不少，如《庐山远公话》引惠远的偈云：

身生智未生，智〔生〕身已老，身恨智生迟，智恨身生早。

身智不相逢，曾经几度老，身智若相逢，即得成佛道。

有些人研究变文的用韵，却把这些韵语丢开不管，这是不对的。

变文用韵的格式，灵活多样，不象唐代近体诗那样呆板。最常见的格式是隔句押韵。上面所举诸例，多半如此。现在再举唱词中的例子：

(1) 姜女哭道何取此，玉儿散在黄沙里。为言坟陇有标题，壤壤髑髅若个是？

呜呼哀哉难简择，见即令人愁思起。一一捻取自看之，咬指取血从头试。

若是儿夫血入骨，不是杞梁血相离。果报认得却回还，幸愿不须相违弃。

大哭咽喉声已闭，双眼长流泪难止。黄天忽尔逆人情，贱妾同向长城死。〔33〕

(2) 蚕家辛苦尚难裁，终日何曾近镜台？叶似蝇头口得大，蚕如蚁脚养将来。

半罗茧就新蝉叫，一路丝成旧债催。所以圣人诫宫女，莫将罗绮扫尘埃。〔419〕

从上面所举的各例中可以看出：在隔句押韵的格式里，首句可以入韵，也可以不入韵，而以前者较为常见。还有一点也可以看出：韵脚除首句入韵的以外，都在双数句末。但也有一些唱词韵脚落在单数句末，这里只举一例：

但且莫礼拜，贤者是何人？

此间都集会，闲闲无一事，

游城郭外来。〔719〕

隔句押韵，一般只隔一句，但也有隔两句、三句，甚至四五句押韵的，例如：

(1) 大夫魏陵启言王曰：“臣闻秦穆公之女，年登二八，美丽过人。眉如尽月，疑似凝光，眼似流星，面如花色，发长七尺，鼻直颜方，耳似瑇珠，手垂过膝，拾指纤长。愿王出敕，与太子平章。〔2〕

(2) 大丈夫儿天道通，提戈骤甲远从戎，战卒骁雄如虎豹，铁骑生宁（狰狞）真似龙。布阵铺云垂曳地，神族集鹤发陵空。横行天下无对当，将知万国总还同。

乐兮乐兮今日乐，欢兮欢兮今日欢，金鞭打节齐声和，寻途遂乃入吴中。〔24—25〕

(3) 仲春二月，双燕翱翔，欲造宅舍，夫妻平章。东西步度，南北占详。但避将军

太岁，自然得福无殃。取高头之规，垒泥作窑，上攀梁使，藉草为床。安不虑危，不巢于翠幕；卜胜而处，遂托弘梁。〔249〕

句句押韵的，在变文中比较少见，这里也举两例：

(1) 天雨霖霖是其泪，鱼游池中是其意，大鼓无声是其气，小鼓无音是其思。〔140〕

(2) 枝枝相当是其意，叶叶相笼是其气，根下相连是其义，下有流泉是其泪。〔141〕

变文用韵，可以一韵到底，也可以反复换韵。一韵到底的，韵数多少不拘。最少的只有两韵，例如：

(1) 南阳白水张，见王不下床。〔161〕

(2) 更深月朗，星斗齐明，不审何方贵客，侵夜得至门庭。〔273〕

(3) 酒是蒲桃酒，将来上使君。幸垂与饮却，延得万年春。〔275〕

最多的如《捉季布传文》，竟达三百二十二韵。总之，根据说唱的需要，可长可短。

换韵也是根据说唱的需要，可以一换再换，乃至三番五次不断地换；可以两韵一换，三韵一换，或四韵五韵以至十几韵一换；换韵的第一句可以入韵，也可以不入韵。例如：

(1) 茶为酒曰：“阿你不闻道：浮梁歙州，万国来求，蜀川流顶，其山募岭，舒城太湖，买婢买奴，越郡余杭，金帛为囊。素紫天子，人间亦少；商客来求，船车塞绍。据此踪由，阿谁合少。”

酒为茶曰：“阿你不闻道：剂酒乾和，博锦博罗，蒲桃九酝，于身有润。玉酒琼浆，仙人杯觞，菊花竹叶，〔君王交接〕。中山赵母，甘甜美苦。一醉三年，流传今古。礼让乡间，调和军府。阿你头脑，不须乾努。〔267—268〕

(2) 纵使从来不相识，错相识认有何妨？妾是公孙钟鼎女，匹配君子事贞良。夫主姓伍身为相，束发千里事君王。自从一别音书绝，忆君愁肠气欲绝。远道冥冥断寂寥，儿家不惯长欲别。红颜憔悴不如常，相思落泪何曾歇？年光虚掷守空闺，谁能渡得芳菲节！青楼日夜减容光，只缘荡子仕于梁。懒向庭前睹明月，愁归帐里抱鸳鸯。远附雁书将不达，天寒阻隔路遥长。欲织残机情不喜，画眉羞对镜中妆。偏怜鹊语蒲桃架，念燕双栖白玉堂。君作秋胡不相识，妾亦无心学采桑。见君口中双板齿，为此识认意相当。粗饭一餐终不惜，愿君且住莫匆忙。子胥被认相辞谢，方便软言而帖写。娘子莫漫横相干，人间大有相似者。娘子夫主姓伍身为相，仆是寒门居草野。仆见夫婿为通传，以理劝谏令归舍。今缘事急往江东，不得停留复日夜。

变文换韵还有一种特殊格式，即在某一韵中插入另外一韵，如《维摩诘经讲经文》有“一大段押庚青韵，中间插入押支微韵的两句，它的韵脚是：‘行、咏、并、定、病、瞑、整、钉、硬、病（媚、伪）、性、镜、病……’”〔539—541〕《无常经讲经文》也采用了同样的办法，即在一段押尤侯韵的唱词中插入押真文韵的两句，它的韵脚是：“收、抽、由（真、身）、头、忧。〔666〕

变文用韵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不避韵字的重复，同一个字可以在韵脚上反复出现。例如在《捉季布传文》中，“人”字作为韵脚，共有二十五次，“身”字作为韵脚，共有二十二次，“君”字作为韵脚，共有十次。有时一段韵语，故意押同一韵字，以渲染气氛，吸引读者，如《韩朋赋》里有这样一段：

井水湛湛，何时取汝！釜灶赳赳，何时炊汝！床席闾房，何时卧汝！庭前荡荡，
何时扫汝！园菜青青，何时拾汝！〔138〕

这五个“汝”字反复运用，充分表达了韩朋妻被迫入王宫前悲愤的心情，形式和内容得到了统一。

有时在一长段唱词中，既一韵到底，又在一定间隔里反复出现同一韵脚和相同或相似的语句，借以表达回还往复、咏叹不止的情意。如《维摩诘经讲经文》和《无常经讲经文》等篇都采用了这种韵律。这里只举《维摩诘经讲经文》中的两例。一例的韵脚是：“美、士，备，死、士，帔、子、士，地、位、士，惠、里、士，记、氏、士，议、利、士。”〔593—594〕就是每隔两句就出现一个“士”字，出现“牟尼这日发慈言，交往毗耶问居士”这样两句话。另一例的韵脚是：“善、眷、转，殿、恋、转，染、浅、转，散、玩、转，软、乱、转，岸、愿、转”。〔596—597〕，格式更加整齐，就是每隔两韵，出现一个“转”字，出现“总遣修行不退转”这样一句话，只是第三句稍有变化，“修行”变成了“习於”，疑是抄写的错误。这种韵律和前一种可以说是异曲同工。

以上种种押韵格式，多半是唐代以前早就有了的^③。变文的作者善于继承，又有所发展和革新，因而在用韵方面更显得灵活多样，不拘一格，突破了唐代近体诗的许多框框，这是值得肯定的。

变文用韵，有宽有严。严的，同韵的字平上去三声不相混淆；宽的，平上去三声混用，并且有和邻韵通押的。这留待下面再谈。

注：

① 变文有许多种解释：有的说是把佛教经文转变为通俗的文体，因而得名；有的说中间有说有唱、韵散兼具，因此叫做变文。

② 宋真宗曾经明令禁止僧人讲唱变文。

③ 参看孔广森《诗声类》，罗常培、周祖谟《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》，周祖谟《问学集·两汉韵部略说》。

（未完，待续）